

The Medici

Godfathers of the Renaissance

美第奇家族

文艺复兴的教父们



[美] 保罗·斯特拉森(Paul Strathern) / 著

永波 聂文静 / 译

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The Medici

Godfathers of the Renaissance

美第奇家族

文艺复兴的教父们

[美] 保罗·斯特拉森 (Paul Strathern) 著

马永波 聂文静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第奇家族：文艺复兴的教父们/(美) 斯特拉森著；马永波，聂文静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6

ISBN 978-7-80225-304-9

I. 美... II. ①斯...②马...③聂... III. 美第奇-家族

IV. K835.460.9 K835.465.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5687 号

美第奇家族：文艺复兴的教父们

[美] 保罗·斯特拉森/著 马永波 聂文静/译

责任编辑：刘 刚

装帧设计：信墨 BOOKS DESIGN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65270477

传 真：010-65270449

经销电话：010-65512133

邮购电话：010-65276452

邮购地址：北京市东四邮局 7 号信箱 100010

印 刷：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960×1300 1/32

印 张：12.375

字 数：349 千字

版 次：2007 年 6 月第一版 2007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0 001~6 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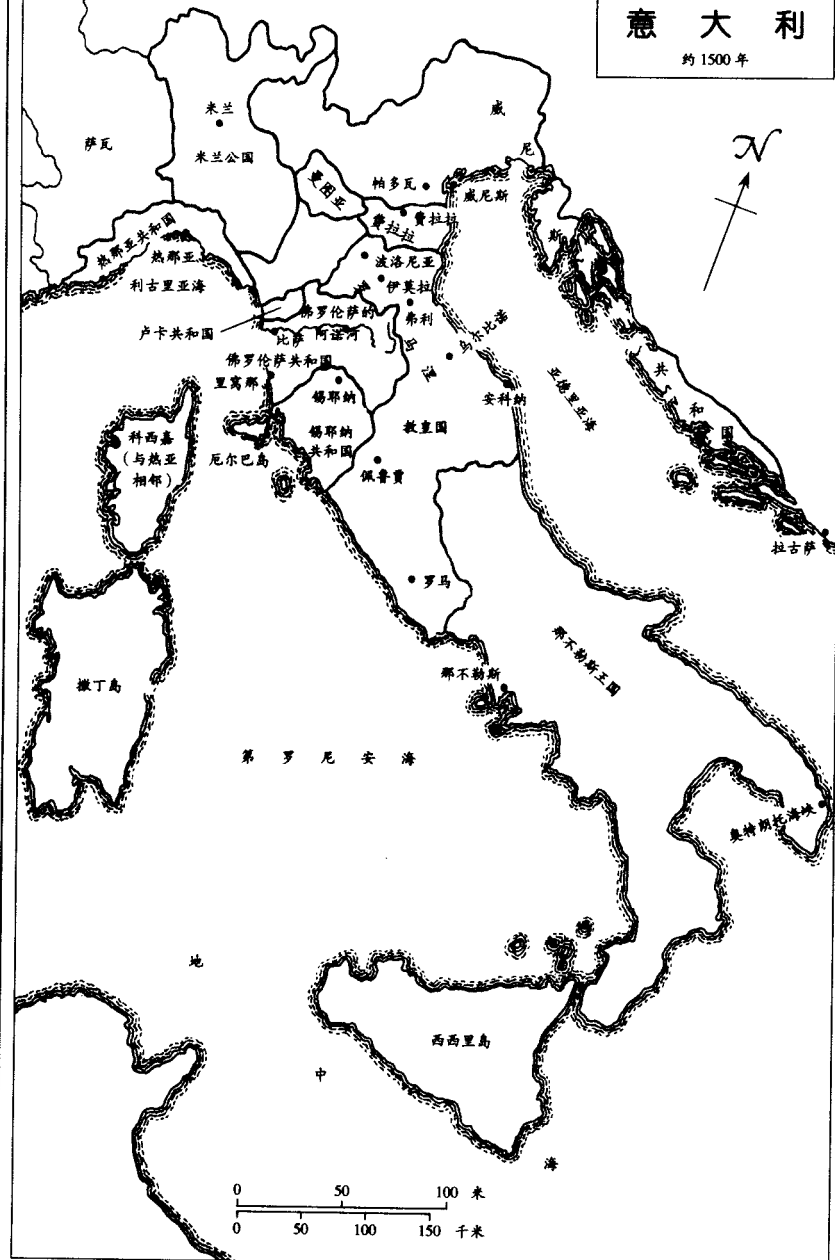
书 号：ISBN 978-7-80225-304-9

定 价：36.00 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0539-2925659)

意大利

约 1500 年



美第奇家族的领袖和佛罗伦萨的统治者

国父柯西莫	1434 — 1464
皮埃罗·迪·柯西莫	1464 — 1469
伟大的洛伦佐	1469 — 1492
小皮埃罗	1492 — 1494
[共和政体, 包括萨沃那洛拉]	1494 — 1512
乔凡尼(后来的利奥十世)	1512 — 1513
朱利亚诺, 内穆尔公爵	1513 — 1519
洛伦佐, 乌尔比诺公爵	1513 — 1519
朱利奥(后来的克雷芒七世)	1519 — 1523
红衣主教帕瑟里尼监护下的伊普利托和 亚历山德罗	1523 — 1527
[共和政体, 包括“基督共和国”]	1527 — 1530
亚历山德罗	1531 — 1537
柯西莫一世	1537 — 1574
弗朗西斯科	1574 — 1587
费迪南多一世	1587 — 1609
柯西莫二世	1609 — 1621
费迪南多二世	1621 — 1670
柯西莫三世	1670 — 1723
贾恩·加斯顿	1723 — 1737

如果你看到一组美第奇家族的巨头像，你会对一部分画像心生敬畏，而对其余的画像感到惊愕和憎恶。要想尊敬和了解他们，你就一定要了解他们的慷慨、他们的善行、他们的政策，以及他们的科学制度。要想惊愕和憎恶地看他们，你只需听听他们私人生活无庸置疑的放荡行为。

——约翰·博伊尔（科克郡和科雷里的伯爵，诗人亚历山大教皇的朋友，1755年初，一位住在佛罗伦萨的英国居民。）

译序：文艺复兴的教父们

文艺复兴是14世纪到16世纪在欧洲兴起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而佛罗伦萨被誉为是“文艺复兴的摇篮”，文艺复兴的伟大先驱诗人但丁，科学家伽利略，政治理论家马基雅维利，以及天才的艺术家列奥那多·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波提切利，艺术巨匠多纳太罗等都在这里生活过。“作为一场大变革，文艺复兴无疑与历史发展息息相关，但是，任何历史发展的关键阶段，都需要出现具体的历史推动力。”这个时期，在佛罗伦萨，这个推动力就是以柯西莫·德·美第奇和伟大的洛伦佐为主要代表的美第奇家族。“佛罗伦萨，也类似雅典……它的历史可以扼要归结为美第奇家族的历史。”

美第奇家族是佛罗伦萨13世纪到17世纪时期拥有强大势力的家族，祖先原为托斯卡纳的农民，后以经营工商业致富，到乔凡尼·德·美第奇时代，美第奇家族成为欧洲最大的银行家，从某种意义上说，乔凡尼·德·美第奇算是美第奇家族财富的奠基人，并且开始在佛罗伦萨政府有一定影响力。1434年，乔凡尼的儿子柯西莫·德·美第奇在佛罗伦萨建立起僭主政治，成为佛罗伦萨的无冕之王。这个家族与它的盟友和强大的政治核心组织一起，掌控着在共和政体掩盖下的佛罗伦萨，从此，美第奇家族开始统治佛罗伦萨长达四个世纪，相继出现了众多佛罗伦萨统治者，三位教皇（利奥十世，克雷芒七世，利奥十一世），两位法国王后（凯瑟琳·德·美第奇，玛丽·德·美第奇），后又跻身于法国皇室。

作者保罗·斯特拉森正是从这个家族的崛起入手，从客观和人性化的角度，反映了那段历史，揭示了这个家族的成长和统治历程。在一些历史事件上，作者作了大量的引证，多处引用马基雅维利的描述和评论，同时，也阐明了自己的观点。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史》，无疑有为美第奇家族树碑立传的成份，他以最热情的语言慷慨赞扬这

个家族从15世纪初以来的几个代表人物，说他们豁达大度、乐善好施、热爱和平、避免战争、谦逊虔诚等等。在这里，作者保罗·斯特拉森从政治和个人性格的角度，诠释了他们的行为，对这个家族的巨头有褒有贬，真实地反映了美第奇家族一些领袖的私生活，包括他们的堕落和龌龊，以及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地位，家族领袖处心积虑，常常以婚姻、贿赂等作为政治手段。

在成就了自己家族的同时，美第奇家族也成就了文艺复兴的繁荣。这也是保罗·斯特拉森要描述的事实，他们利用美第奇银行的利润，使佛罗伦萨成为欧洲建筑和人文奇观之一，这个家族为像多那太罗、波提切利和列奥纳多·达·芬奇这样的艺术家提供了机会。乔凡尼是这个家族中第一个艺术资助人，援助重建圣洛伦佐教堂。柯西莫·德·美第奇著名的艺术合作者是多那太罗。那段时期最伟大的艺术家米开朗基罗，从洛伦佐时代开始，他就为几代美第奇效劳，创作了著名雕塑作品《大卫》等举世杰作，后受美第奇家族成员之一的教皇利奥十世委托，为圣洛伦佐陵墓制作雕像，著名的《日》、《夜》、《晨》、《暮》雕像就是安放在这座陵墓的石棺上。

在建筑方面，佛罗伦萨至今都留有美第奇家族的印记，如圣洛伦佐教堂、乌菲齐美术馆、碧蒂宫、博博利庭院和贝尔维德勒别墅，都是美第奇家族的成果。

1419年，乔凡尼还委任卓越的建筑师布鲁内莱斯基修建佛罗伦萨主教堂，这座美丽的圆顶建筑在乔凡尼之子柯西莫的继续支持下完工，在样式及结构上进行了划时代的重大革新，影响欧美建筑五百余年，至今仍是佛罗伦萨的象征。

1550年，柯西莫一世的妻子，购买了碧蒂宫。

1562年，柯西莫一世资助创建乌斐齐美术馆的乔治·瓦萨里（1560年）并且建立设计学院。

除了委任艺术和建筑方面的工作外，美第奇还进行了大量收藏，现在，他们的收藏是佛罗伦萨的乌斐齐美术馆的核心藏品。柯西莫曾花费大部分财产搜集古典书籍和手稿，并雇人誊写那些无法买到的书稿，这些都放在圣马克修道院和他自己的图书馆里，并免费向公众开放。

在洛伦佐·美第奇的府邸里，洛伦佐·美第奇建立了“柏拉图学

院”，四方的学者汇聚在这里，一起研究学问。他们在洛伦佐·美第奇的支持下创立了一种新的思想体系——人文主义，他们的思想是：把世界归还给人，把人归还给人的本身。把科学、文学与艺术以及作为个体的独立的思想和情感归还给人，人绝不能像一个奴隶一样被捆绑在教条之上，在锁链中死亡腐朽。

抛开美第奇家族资助的政治目的，从柯西莫到他的后代伟大的洛伦佐、利奥十世、克雷芒七世，他们为文艺复兴做出的一项又一项贡献，的确是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家族无与伦比的。在他们的帮助和鼓励下，佛罗伦萨成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发源地和中心，诗歌、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均有突出成就，历史、哲学、政治理论等的研究也居于意大利各邦前列，使信奉上帝的中世纪古老世界，让步于新兴、自信的人文主义。

作为一部传记，保罗·斯特拉森先生让我们从另一层面了解了这个家族，了解了文艺复兴，了解了那段历史，没有过多的评论，更没用说教的口吻，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无论是名垂青史还是臭名昭著，美第奇家族的每个主要成员都个性鲜明地呈现在我面前，包括那些受他们资助与他们相关的艺术家们以及他们鲜为人知的个人生活。但愿这本《美第奇家族——文艺复兴的教父们》，能使每个想更多了解文艺复兴，了解佛罗伦萨，了解美第奇家族的读者，都有所收获。

序言：全盛时期

这天是1478年4月26日，礼拜日，佛罗伦萨的上空，突然响起从教堂钟楼传来的钟声。伟大的洛伦佐，由他的亲信们陪同着，穿过服饰鲜丽的人群，朝圣玛丽亚德尔弗洛雷大教堂走去。

二十九岁的洛伦佐是美第奇家族的首领，这个家族与它的盟友和强大的政治核心组织一起，掌控着在共和政体掩盖下的佛罗伦萨的一切事务。

从意大利最进步城市的财富和奢侈之中，这个信奉上帝的中世纪古老世界，正让步于新兴、自信的人文主义。在欧洲，美第奇银行是当时最有成就和最受关注的金融机构，从伦敦到威尼斯的所有主要商业中心，都设有它的营业所和代理商。

甚至连赢利的教皇生意近来的损失，面对他们佛罗伦萨的竞争对手——帕奇家族，也只被看作是一点小小的挫折；美第奇银行的利润，使佛罗伦萨成为欧洲建筑和人文奇观之一，这个家族为像多纳太罗（Donatello）、波提切利（Botticelli）和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这样的艺术家提供了机会。

甚至在众多天才当中，洛伦佐是文艺复兴运动时期人文主义的代表。

他以“威尼斯贵族”的身份被大众熟知，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他成为佛罗伦萨的巨头只是因为名字，他的拥护者请求他作他们长子的教父。

洛伦佐把他的教规当作庆典：人们像节日和嘉年华会一样被吸引。当他委托制作伟大的艺术作品时，他的鉴赏力是很明显的；他了解他所雇用的艺术家，鼓励他们突显他们自己独特的才能，这些艺术家们也把他看作是在艺术方面可匹敌的人。他本人是一个有造诣的音乐家、体育家和剑手；他还精通哲学，在确定自己的人生道路时，他让自己



《洛伦佐·德·美第奇》半身雕像，15—16世纪，或许是由安德烈·韦罗基奥和奥西诺·贝宁坦迪（Andrea Verrocchio and Orsino Benintendi）依照一个模型所塑。塞缪尔·克雷斯收集，藏于国家美术馆，华盛顿

成了一名意大利最著名的诗人；正因如此，他为自己是人民中的一员而自豪：他的衣着很少像其他佛罗伦萨名人穿的那样华丽。的确，抛开他固有的权势的光环，他的外表确实有点不讨人喜欢；那幅广为流传的肖像——一尊由韦罗基奥创作的赤陶雕塑——雕出了一个面孔严峻的、皱着眉头的形象：他有着美第奇式高高的鼻梁，较窄的下颌稍稍突出来，眼睑重垂，眼睛狭长，嘴唇紧闭。很难想象，这样一位杰出的人，隐藏在这样一张面孔下。当然，他的名人权势，会让他看上

去生动起来，可这张面孔流露出来的强烈的人格魅力，令他如此有吸引力，同时吸引着哲学家、艺术家，甚至是广大人民对他的喜爱和钦佩。

当教堂钟声在城市上空回响时，洛伦佐和他的随行人员来到拉尔加大街（Via Larga）的尽头，朝大教堂广场走去。在他们前面，布鲁内莱斯基（Brunelleschi）设计制造的圆屋顶直冲云霄；这个圆屋顶也许是欧洲文艺复兴早期最好的建筑杰作，洗礼堂就在众神殿的圆屋顶附近，已经建造了一千多年：现在，只有欧洲开始赶上它过去的高大。洛伦佐和他的朋友们走进凉爽、阴暗的大教堂内。

拉尔加大街后面，洛伦佐的弟弟朱利亚诺正急匆匆地追赶着他，一阵坐骨神经痛，使他走路一瘸一拐的。由弗朗西斯科·德·帕奇和他的朋友伯纳多·班迪尼陪着，当他们走下街道，弗朗西斯科亲密地用手臂搂住朱利亚诺的肩膀，帮助他克服跛行，好让他安心走路，不必着急。他打趣地紧拥了一下朱利亚诺，注意到他华丽的上衣下面没穿锁子甲。

他们来到教堂，朱利亚诺看到他的哥哥洛伦佐已经登上了教堂主祭台，他的随员们和两名牧师围在他周围，朱利亚诺认出，其中一位是帕奇家的家庭教师。仪式开始了，朱利亚诺想留在教堂门口附近，与弗朗西斯科·德·帕奇、伯纳多·班迪尼还有他的陪同们在一起。

唱诗班的唱和声响彻上空，回声在圆屋顶下的教堂内部回荡，当吟唱声静下来，牧师引导仪式准备做大弥撒。圣铃发出了零零的声音，掩盖了私底下的轻声密谈，当牧师在大祭坛前高举圣体（“祝圣”的面饼）时，密谈声静了下来。

就在牧师举起圣体那一刻，同时发生两个事件。教堂门口附近，伯纳多·班迪尼猛地拔出一把匕首，转身刺向朱利亚诺·德·美第奇的头，他用的力量非常大，朱利亚诺的头骨被劈开，鲜血立刻喷射出来。接下来，弗朗西斯科·德·帕奇开始向朱利亚诺倒下的身体疯狂地猛刺，一下又一下，像发疯了一样。他没头没脑地奋力猛刺，由于用力过猛，他自己扑在倒在地上的朱利亚诺的身上，鲜血令他头昏眼花，他的匕首甚至刺进了自己的大腿。

与此同时，在大祭台上，那两名站在洛伦佐身后的牧师，迅速从他们的长袍下拔出匕首。其中一个人搬住洛伦佐的肩膀，准备从后面刺他，可是，洛伦佐突然转身，那把袭击来的匕首只划破了他脖子上的皮肤。他摇晃着转回身，猛地甩动他的披风，让披风缠绕在他的一只手臂上，当作盾牌，另一只手迅速抽出佩剑。两名牧师大为震惊，他们的匕首仍然举在半空，立刻，洛伦佐周围展开了一场血战。

伴随着喊声和厮杀声，洛伦佐的随员们纷纷抽出刀剑，护佑着他跳过大祭坛的栏杆，安全地奔向开着门的圣器室。与此同时，伯纳多·班迪尼丢下已经死了的朱利亚诺·德·美第奇，提着他的匕首，冲过人群。他企图拦住逃跑的洛伦佐，可是，洛伦佐的随员弗朗西斯科·诺依（Francesco Nori）猛扑过去，挡在他们之间，伯纳多·班迪尼冲向他，猛刺一刀，立即杀死了他。混战中，洛伦佐的另一个随员手臂受伤。当伯纳多·班迪尼再去寻找洛伦佐时，洛伦佐和他的随员们已经进了圣器室，正用力关上两扇青铜制的重重的室门。

洛伦佐用手抚摸着脖子，他能感到脖子正在流血，不过，那只不过是皮外伤。一直守护在洛伦佐左右的安东尼奥·瑞德弗（Antonio Ridolfi），冲动地奔向洛伦佐，搬着他的肩膀，看上去像是要吻他的脖子；洛伦佐意识到他的随员是要吮吸他的伤口，吐出脏血——那个牧师的匕首可能已经蘸了毒。隔着青铜制的室门，他们能听到发生在外面的骚乱，骚乱中混杂着哭声和喊声。洛伦佐突然跳起来，激动地喊道：“朱利亚诺呢？他安全吗？”他的随员们面面相觑，没有人回答他。

在大教堂内，混乱中，刺杀朱利亚诺的人和那两名牧师穿过混乱的人群，悄悄地离开了，各种各样的与会人员开始在教堂外面的人群当中散播消息。一些人说雄伟的圆屋顶已经倒塌了，人们开始掉头跑回街上，以便穿过去安全地回家；另一些人嚷着要进入大教堂；大多数不知所措的人集在一起，安慰悲伤哭泣的人们。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感到不会再有事发生了，洛伦佐的随员们迅速地带着他从大教堂的一扇边门穿过，走下街道，朝美第奇官走去。

刚好走过约四分之一里路，另一个阴谋正在按计划进行。第二支

阴谋队的首领，大主教萨尔维亚提（Salviati）已经进入了德拉西尼奥列官，那是一处公共建筑，由他的阴谋伙伴杰克普·布雷奇奥里尼（Jacopo Bracciolini）和他的几个朋友陪着。大主教吩咐去拜见行政长官、佛罗伦萨城邦名义上的统治者：他告知他的随从，教皇西克斯图斯有一个重要的正式公报，要传达给行政长官塞斯利·彼特鲁奇（Cesare Petrucci）。当随员们登上行政长官住处的楼梯时，大主教的扈从们悄悄地穿过德拉西尼奥列官的前门。这些扈从是一群讨厌的家伙，作为一个大主教的随从，他们面目太狰狞，即使虚伪的装束也几乎不能使他们变得温和，事实上，他们是从佩鲁贾雇来的雇佣兵，都是全副武装。

行政长官彼特鲁奇，正在和西尼奥列的委员们——八个被选伙伴共进午餐，这时，侍从走进来通报。行政长官彼特鲁奇请大主教进重要接待室，他的随员在走廊等候；几个较远的随从只允许留在大臣官署附近。行政长官彼特鲁奇正准备结束他的午餐，隐约地听到对着兰奇大街的窗口处有喧嚣声。

行政长官彼特鲁奇走进接待室，当他拉大主教的手时，他注意到大主教的手在颤抖：萨尔维亚提看上去烦躁不安。当大主教开始传达教皇的公报时，他的声音突然结巴起来，几乎让人听不懂；他的脸变得毫无血色，目光朝门口瞥去。行政长官彼特鲁奇感到可疑，当他呼叫守卫时，大主教立刻朝门冲去，大声呼喊留在走廊里的随员，让他们召集佩鲁贾雇佣兵。

可是，雇佣兵们无法作出反应：允许他们进入的大臣官署的门，是不能从里面打开的，可以听到他们愤怒捶击木门的声音，怒吼着要求放他们出来。当行政长官彼特鲁奇出现在走廊时，大主教的同伙杰克普·布雷奇奥里尼（Jacopo Bracciolini）抽出武器，朝他扑过去，行政长官竟然抓住他的头发，把他摔倒在地上，并操起他最先看到的工具——一把烤肉叉，刺向大主教和他的同伙。

此时，从声音上听，雇佣兵好像从锁着的大臣官署里逃了出来，行政长官和他的同事们冲进塔楼入口，关上重重的大门，紧张慌乱地用链条把门拴住。然后，他们冲上楼梯，敲响大钟，大钟低沉而有回

响的声音在城市上空回荡。通常这钟声是一种警告，说明有紧急情况，召集所有公民及时赶到德拉西尼奥列广场。

当钟声持续在城市上空回响时，忧虑的群众很快聚集到大露天广场。突然，这个阴谋集团的头领之一，杰克普·德·帕奇，带领一队全副武装的人，从一条小路走来，他大声喊道：“人民和自由！”这是佛罗伦萨人通常用来反抗独裁政府的呐喊声。这些全副武装的人骑着马，在广场周围鼓动人群加入他们的行列，可是，他们遭到怀疑。然而，在塔楼上，行政长官和他的随从们开始向杰克普·德·帕奇和他的手下扔石头，帕奇很快感到群众的怀疑正变成对抗他们的愤怒。

与此同时，一群数十人的武装队伍骑着马，从广场北面的一条小路跑来，那是通往美第奇官的方向。他们是美第奇的支持者，他们穿过人群，朝德拉西尼奥列官跑去，来在官前，他们下了马，拔出剑，走进官门。一旦进入官中，他们迅猛地冲上楼，袭击了佩鲁贾人，很快就用他们的长矛和剑杀死了他们。大约数分种后，美第奇的支持者用长矛高挑着佩鲁贾人滴血的人头，走出德拉西尼奥列官。灰心丧气的杰克普·德·帕奇和他的手下骑着马，掉头从广场东面返回帕奇官。

整个城市处于混乱当中，传闻蜂起：有一个阴谋集团，洛伦佐已经被刺杀了，帕奇家族正率领一支队伍入侵这座城市……看见佩鲁贾的人被割下来的头颅，这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很快激起民众的杀戮欲望。在愤怒和恐惧中，一群人喊叫着冲上街道，寻找帕奇家族成员和他们的支持者，攻击真正的和想象的敌人，其他人匆忙去了美第奇官。洛伦佐是死是活？谁来领导他们呢？谁来拯救危难时刻的城市呢？人们说服洛伦佐在美第奇官的阳台上露面，他的出现立刻受到欢呼。人群里的人有些惊慌，因为洛伦佐的脖子上缠着绷带，他的上衣上溅有很明显的血迹。

洛伦佐站在阳台上向人群发表了演说，告诉人们是帕奇家族发动了这次阴谋，目的是推翻这座城市的合法政府。他向下面数万张脸保证，他们的阴谋已经瓦解了，虽然他弟弟朱利亚诺已经被谋杀了，但他自己平安无事，只是受了一点轻伤。无需恐慌，一切都将平静下来；没有谁能把政权掌握在一个人手里，或是尝试任何复仇行为；这座城